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七

宋 陳傅良 撰

手書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間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以為言不敢安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屈頃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往

者渡江諸老知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李正知保境而不知尊君夫惟不知立國故保境之説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二者相持至今未解王公將相往往以此代為進退者五六十年於此矣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公兼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忘私之臣以國家為志天下之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為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營消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兼而收之則助之者衆次而舉之

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付之責成而已非以煩精神分志慮至冒犯威尊皇恐死罪

與吕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申問啓處不任悁企罙入湖湘凡八十六日始達官所蓋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㢢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緡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官兵持券索舊逋如所云有主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

免於戾矣奈何奈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愈高而意氣畧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兾追紹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經之義兢業為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粗厲此某近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膝共語深切此公矍然若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前脩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厚勿罪喋喋為祝趙推官易説自

成一家可以相資亦未可為準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
往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絕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
云千萬至思倘有疑勿惜往復也
某空餐負愧義當他去然未能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
潭同論若某何足以堪之衰晚無志務為自全聞此悚
畏名為國士自古患之蕭曹舊知房杜同舍所成就獨
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貴力學
唯力學則適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料

之但平時而友共持𦾔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靜重是則可為耳容易放閑養成虛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兄以為然否象先别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為有異昔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

桂陽與岳漕論移

伏蒙矜惻小邦移運郴米三千斛雖已一一具申般䟦次第去後其間有不敢不以情告者輒不避罪私布之

本軍舊有夫遞之則某到官來不置夫簿令彌年矣及此運米若復調民雖與僦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粮屨之費以漸致自禁旅外卒苦不多部押等人堪託尤少度盡此歲郴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速辦之利顧見小壘事力如此重以拙滯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海費日月有違簡書王判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說上欺威尊倘蒙台慈録其不忍為擾之情而赦其不善集事之罪特賜寬假無所闕

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僭越中禀聞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聽事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乖障彌年絶無一長可充職者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話一言為天下輕重凡所舉錯必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為出此也意者今日為吏軟熟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謬巧以應令又否則持兩可伺候風旨為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

用情於上之人若某者疎率山野無周身之防動有稟白悉不自他一則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為若人而進之則吏道朴耳蓋與孔子取狂狷孟子惡闒草萊漢不用嗇夫同意自今以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陳某之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真賢實能小失其為起人心闗風化莫大於此然則某豈惟榮進之慚私悰感激將千

載之下同於隗始雖魂魄不能忘也萬以傳聞未敢輒劾雙牘之謝尺楮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寺簿三

来教具道每事已有付托足見了了然不干已一項似不必累病懷此猶可也禁兵教閲鄉遂職分今何預長者迺追恨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眼即終不置恐不足與言了了耳莊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死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

得弱翁書正說尊抱不肯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自是不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者多事矣胡季隨嘗一來數日即棄去觀其中頗有先入然極力扣之迺云片時不挾册即意思甚不佳是靠册子過日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盡籍併求規益未間惟一切省事强親藥食以介壽祉

獻歲遠辱書饋專人拜貺承已解組有楊知録者赴官亦嘗附記迺迺復發還則兩遣皆不闕視不勝惘惘去就

行蔵洞見此理共想歸卧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某沐漆方自此始漕檄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牆料理不行因以譴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菴人即須遣去既有入覲之命計當為吾一起潘丈歳裏鼻衂無脾疼作楚尚未全安譙仲待制竟来江西矣前書曽舉似大雅仲山甫一章必已領略某麗率日夜念此以懼尚冀高明坐進此道匆謂家食自由却放開去幸甚至願温公元祐變法匆匆

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不肯更将凞豐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摹終少彌密未為恰如前輩多恨焉耳

某手疊亦已期月殊無毫髮及物之効夏旱彌月竟得歉歲憂沮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助往往来年遂可支吾要是補過不暇倘可免其身耳愧見吾民則自若也高卧以来伏想玩繹益精綽有餘樂廬陵多士從學為誰亦有切磋之交乎近

與富明叔較量易義因見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坎離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盖追訟平生爽然自失矣如及善還便當一意以此佚老不敢持未信之學但勿勿讀過漆雕開一段話頭台意以為如何毋惜漏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成衰眊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輒憑楷牘布之隷人至於管見敢復以片楮申言之惟鈞慈勿以

為咎幸甚昔者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晩而就國年且百歲而抑之作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鋭敢言之士無異盖嘗讀周公無逸七月名公公劉泂酌與抑初筵迺知卜年八百皆一時元老世為弼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爵賞刑禁所能為也方今聖明相繼對于典謨而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平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托於是焉在顧勿以造朝不造朝當介鈞念若某者無能為矣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琢磨之

美尚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衛之旅賁暬御同不朽也某僭越死罪皇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出桂陽瘴境過厚又叨稟人之命衰晚豈堪驅使顧久憂愧尋承州組少屈英氣而叔章黄丈亦持江西之節盡出西府兩公故意葢交道鮮此久矣却用自慰然某眼昏花鬚鬢無黑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晡後但持空筋伴客纔見燈火昏瞑思睡未嘗聞二

更鼓比五更展轉達旦强紬雜念又性不善導引養生度無多寒暑當同草木念之悵然欲緝一二書籍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忽猛省前代狄公早世至今當以事文王見譏王允共無晚節漏逗即為全人一脩一短何為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昏嫁早為休影計差得耳尊意以為如何要補史記之缺甚善但史記一書自班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為議剝令人扼腕若能為發大意不必若諸家餖飣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隱之類收拾

無害要只是向下工夫閒居且一面羅取為編何當良覿互相扣擊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謙仲叅政薦郴守丁端叔

某輒有冒昧之懇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某與郴守丁直閣雖有雅政然未熟其為人同官湘中適相隣比通財僇力兩年如一家然後見其心與才誠有過人者他未暇偏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郴守之力也桂山邑率歲仰米於郴每郴閉糴則桂

人坐困去歲旱歎兩郡特甚丁守既自措置條理沛然
多備則下令許桂人般販巨室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
桂市米不絶此一也郴飢則民流入桂桂飢則民流入
郴不能相容繼以剽畧而爲盜自昔如此某與丁守約
各自拊其境内訖今春夏皆安堵此二也桂嘗乞米於
漕司今就郴撥三千斛應副桂去郴陸行六十里舟行
彌旬而後至般津之費幾半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
桂陽由此省費而又及期此三也每惟今歲救荒艱辛

萬狀倘郴稍有壑鄰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人免罪又蒙朝廷不次擢用列之諸司而郴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甚愧之秋間帥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適聞列薦之禁詞司皆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别久不知其别後為安豐及得簡得盱眙復徙郴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寛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僚屬以禮而人趨事郴當為第一矣朝廷録功當以實事有人如此若與

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況某實賴其力禮尚施報但恨疎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為朝廷誦言之然丁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效柳子厚事以官遜之誼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為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素蓄又辱知幸必不以鄙言為不實或阿所好或出於不得已宜切惜啟齒為丞相白發其懷豈唯某將以卜九州之吏於門下歸心矣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惓惓

答胡季隨

見諭晦菴之語左右也葢不勇猛則無憤悱啓發之幾不詳密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悱啓發之幾所見皆軀殻之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心性之外晦菴所以憂歎而不敢無其實也来省伏讀之餘境界何異欲望盡去前輩見成之談自轉一語總以見示迺知衰惰安能印可或有異同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為詩非禮無以

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為禮尋章摘句孳踼闕泰或安詩禮之末矣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不易臨書欽仰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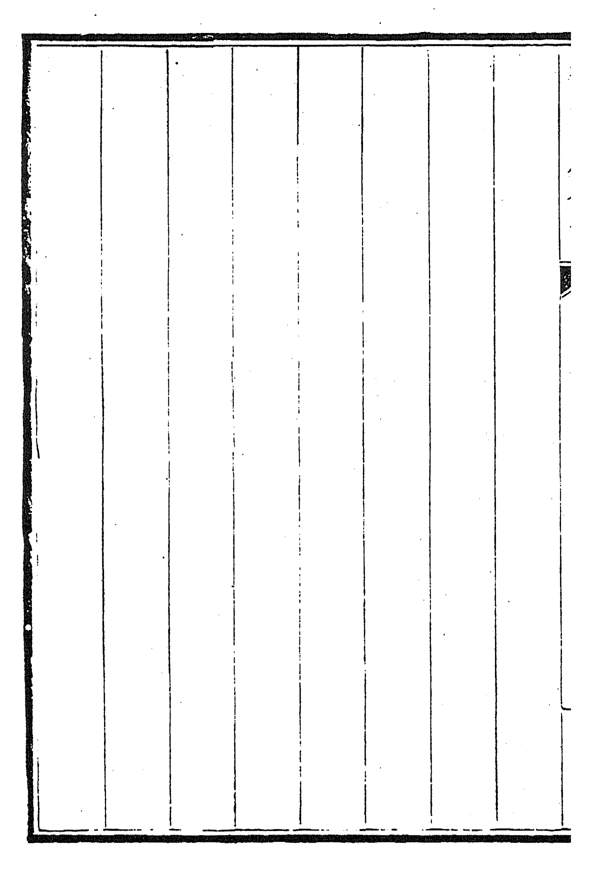
與沈叔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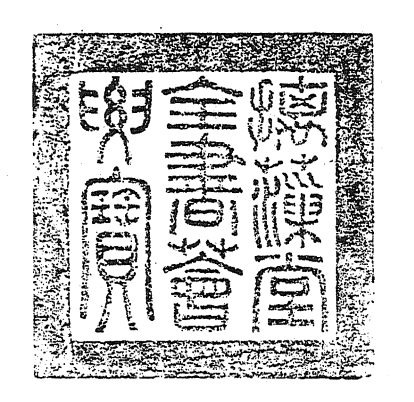
某自落南化為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辦二頃不敢決去更須旬歲即遂此圖可以不墮學問相須才力相軋若海中矣六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兢業

一節足了一生受用倘不失墜及啓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稱善人死表陳君之墓亦是小小結裹其他樹立扶持悉俟豪傑之士所望尊兄輩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瘍疾以内補散効欣釋之至更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適得報新幕迺仁里交好遂留待遻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别箋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圖并合扣發新功臨書悁企之切

止齋集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五第一頁後八行而以淮南東道為
奉地致輸刋本脫東道二字又奉下脫地字並
据文獻通考增
卷三十七第九頁前一行又性不善導引養生刋
本導訛鼓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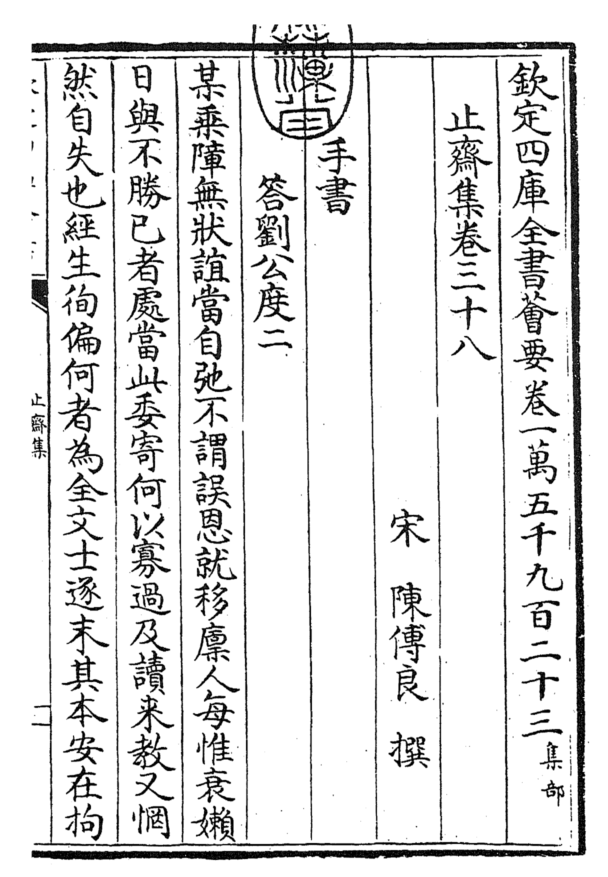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止齋集卷三十八

宋 陳傅良 撰

手書

答劉公度二

某乘障無狀誼當自弛不謂誤恩就移廪人每惟衰嬾日與不勝己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過及讀来教又惘然自失也經生徇偏何者為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拘

攣並緣必有受病之處充塞中節豈無進徳之序所以見告尚愧不敏況言證不及藥未覺為益更須嗣音切示完之倘有鄙見亦當反覆某老矣何以慰四方士友之望然年来篤信六藝之學兢業為本彼此紛紛自為黨與也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未自厚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元熈以来事者君子遺恨如左右應洞然察之耳

某汩汩無新功有愧三益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為請

今方悟虛已寡欲乃是指南感甚天闕不敬也闕

有疑不宜不盡所謂虛已寡欲常並進耶邇者次第功

夫以虛已之外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已若以寡欲

之要更在虛已則似不必兼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

語全欠而來教對言之今來既教以為對意者二事也

喚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以為並進或乖守約之

旨以為次第或有後倦之吝吾人講學直須的當尚冀

切道言之以得未曉老矣非所望於士友也徐尉所屬

愚見亦無用費辭為記闕　遂来示書為錢若干為舟若干官員年月刻石橋次屬来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分宜去此不進決意者来端出望外餘幾千萬善愛

答寧遠王縣尉

伏辱惠書及於行已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一二甚矣足下之志乎學也若僕衰暮何足以言此雖然不可無以復来辱凡書云云載在方冊不可勝用也足下亦博識而詳考之矣顧以為問或者筮仕履

之而後難歟夫履之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為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質然也私欲害之俗學汨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去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已見已則自信苟自信矣凡書云云載在方册者不可勝用矣足下更反求之末由合并臨紙惘惘

答道州康判官

辱惠書及於屬吏弟子員之説足下誠有見於此幸甚

来書以為本職無門有司不以為過然後望以磨礲成就之益豈惟吏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令之望於人者異此矣吾無闕與否不暇計人以為有過與否不暇計獨云胡不磨礲成就我耶但曰胡不磨礲成就我道以義言也或者相望於利相望於利必人人而悦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告之也末由合并臨紙惘惘

答趙南

某衰惰久無強附士友之意晚得名勝喜後自失晦菴

門人真有學者而不相亮者云云特未并合耳雖然吾黨亦有患自相推尊患太過與人無交際患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須因欵洽嘗及一二来教遠有同風三代之語得無猶未聽察乎詩篇儘佳更加停蓄勿以言盡意為詩三百篇往往為訓故家解駁類於淺迫解人意有遠矣謝逍遥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来教所謂攻之愈力愈不見效

豈謙辭耶克己非攻之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也人患不肯下耳譬之鐘聲擾擾者無聞初非有物間之者擾定則聞之矣

答潼川守范東叔

拜違以還辱貺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行李為慰要是別恨牢不可釋家人婦子尚不能團頭況於交游又況仕宦此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開府後書就詳動止感愜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

長而不得騁令人寒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儒術
耳某嘗侍坐語及四總領恐是今要告去處任時北伐
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驅催漕計自以諸軍隸御前始
以版曹即領總餉而別置所版曹長官莫得要領是漕
司本行文書則天下財賦盡在四領所若非稍稍從此
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嗣勛足得商確或者其時乎張
子儀子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盛意謾錄二公奏牘
因或送嗣勛如何来教及之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

發一笑

與朱元晦

某遂禄南来本為温飽不謂闕善歳晚遷官至於將漕然但循故事無所建明殊自懟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説何以教之此專人所為道也飾非豈所以事君闕而公論開塞日異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如戰兢自發眉壽用答海内欽遲之意

某衰惰之跡幾自絶於門墻而長者猶尚教之便中再

拜真翰之貺感激不可言辱此先施豈忘附報官事擾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容包所見何稿豈嚮時聚徒所爲講義之類則削稿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斟勺羣歷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爲如何每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

川之辨他如承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盖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圖即償此願尺紙匆匆但有悁結

與王弱翁

某衰惰宜休歳輒遷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懼亦未知免所也廬陵政績在左餐右粥之民而不在遠客與強宗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更

冀寛以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綵娛親之暇杖屨從容與鄉後進尊酒論文為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問執譊匿之口未省尊意以鄙説為然否有如尊意不合幸切磋究之也仲權正字負甚子静淳父皆需逺次柰何陳正已亦寓里中復教官非所以處之也何時晤對伏紙惘惘

與立宗

某衰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眷遇特厚言念疇昔何可

弭忘某官才猷器業蔚然為當代第一方被選入蜀無幾微不自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陲然世將之後人將謂何重以疑阻半年無師盖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有重臣其克厎此乎須因内引嘗導勲業泰安喜見天顔且曰當用漢賜金故事旦勞還房雖事不果亦足見九重倚頼也甚盛甚盛三事遞遷還歸補内庭之闕而識者絶無先於門下非但交游之私言聖明後先視聽一新伏惟歡慶

與國舉兄家書

書黄事前日不及細陳淮上有劉煒運判者以禁私鑄太急幾生事遭論罷久之私鑄戢留丞相追念其功遂畫旨再與監司樓大方駁還上者旨令以次官書行即是傳良遂竟書過盖以為劉煒不是小人贓吏罷去年歲再與差遣此何不可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訕毁不足聽也不足聽也近復有御筆陳源除押班内侍官比外執政人張子仁除節度使此事所繫甚重謝給

事已放過押班事傳良獨繳之朝論甚以為危乃蒙聖
恩容納至今不出至除節鉞合先送給事却直付舍人
或說謝給事有人主張故令劣弟當此重難亦獨繳上
次日御筆封付陳傳良可與書行再繳上亦蒙聖恩寢
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尋常事之比至此公論方信
劣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犯難矣恐家兄不知
端的見謂苟且有玷家傳特此詳報却勿令一人見慮
有人譏謗以某為好名漏洩上旨也至祝至祝

與徐韞之

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衰稍善平復餘無足煩軫記者昆仲時時過訪備詳謦欬然年來心緒頗喜於相安左右意象挺特且習聞前輩師友風旨更宜時加誘掖工夫而損抑裁抑迺適時善教之道至和若夫嶽麓餘芳令人起興橫經於此自有足樂不可不自慰也君憲家子弟亦往還否何時每一見輒談中興問趙張秦吕為相時事跡灑灑忘倦晚入脩門數詣東西面言其人不

可終廢果後相不領略鄱陽相頗有意未及拈書亦各
東西矣至今怨之且恨不得秦師垣相業一書付史館
助南董之筆某老矣置此勿念左右年方強倘能從吴
察院交諸公窺見所藏殊不枉長沙此行耳外此只攺
秩一事須索結知帥閫回同年進士莆中来軌未及識
面尋亦行葴畀塗頓成疎闊假如不疎已難破䕫言之
戒無足為左右先容者徒切愧戾如之任湘中教官惟
會府多名士其舉削或溢格故事如此想不必至左右

有遺賢之歎盍少須之也因會其丈煩致瘴暑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外此懇

答張端士五

下問漢高封國是初來急於撫定不得不然班孟堅諸侯王表說得錯至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二君豈容輕議自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制大備皆見得徹載師閭師縣師

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其他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於閭師遂則征於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歎也

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啟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怍更侵砌結裹詩傳看了在何時他工夫俱截斷惟日

課易未敢輒下筆深見乾震之文辭皆危而乾文言吉

只緣純陽聖人垂訓意深矣許由巢父務先之徒治闕

舊學如後来甘盤自古此一輩人竟晦藏念此妄想盡

闕

詩固佳更宜練功

某病後且槎排過日非能如所教亦愛之者過辭也毛

氏詩傳澳汨有年久欲為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

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縻矣未期其成就

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為佳

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裹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删潤不免就病中勉强詩説盡豳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每見云云者某以為不作悵然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恨固非恨亦非也倘可自見勇為之為善也

某初有脾寒前日復作雖不過一日所損不少也愛念甚荷端士力如虎亦復畏厄歲何耶新詞相好要是未

圓熟耳著書最關心病懐益覺要緊所恨無朋友共成之奈何奈何舒宰政事止如此聞之殊為嘆息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筦庫之士自古畀之矣而今為甚古者財散於民縣官但衣食租税而所謂醝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須公上不牟利焉則筦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欠以告於在位為每歲制國用之節而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在位者實憂之有司不與聞焉勾稽之不察扃鐍之不時度蔵

之不免於燥濕腐敗舍是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職甚簡其責甚薄也士君子之不遇於世者可以禄食於其間而無悔咎夫子嘗為委吏矣會稽當而已為是故也今也不然由漢而下公上所以榷民者講求悉矣而醝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須皆有征而甚詳於今自建隆聖人專務寛厚不忍以加賦属農而禄士饟軍隄防大河固圉三邊與夫賔賜祭饗凡邦之大用不可已者往往十有六七仰給於征榷之吏盖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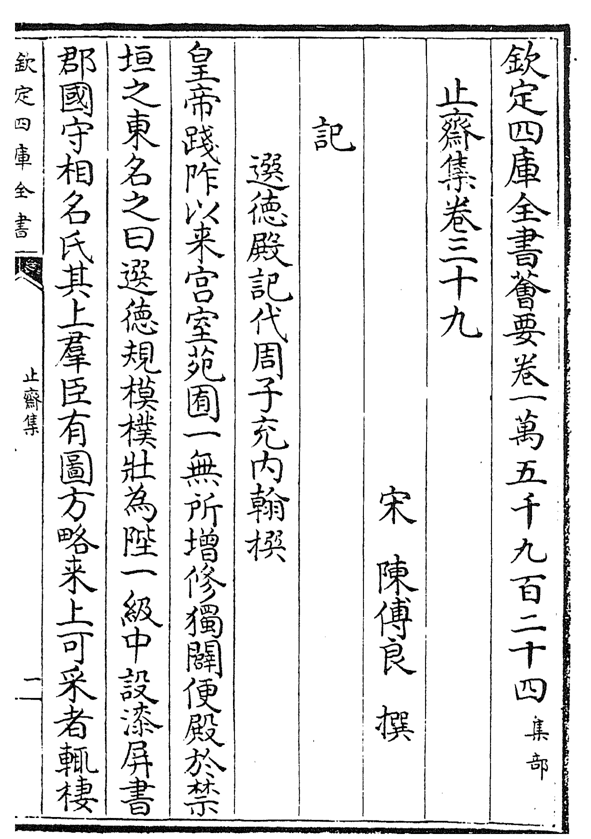
征榷之入累數十百倍於古則筦庫云者不但籍出入校餘欠而已其督辦也有課其輸送也有程督辦之弗集輸送之弗繼在位顧缺然無以為計故凡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轉而為有司之責而勾稽扃鐍庋藏之細不與焉勞亦累十百倍於古矣仕乎此者雖欲徒禄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復得國家知其然也待之亦加異矣自州縣監當官皆有賞格而可以察舉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在京釐務凡有錢穀之藏者賞之特厚而

為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畀甚於今何也
其居使之然也今夫皆州縣官也皆得以察舉於其長
而繇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則人以為宜繇倉庫
務官則人以為恠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選用於其上而
由檢鼓諸院得之則人以為宜繇審計榷貨之官則人
以為恠等而上之繇卿監為侍從則以太常祕書國子
為宜而以太府司農為恠由侍從上之則以學士給舍
諸曹尚書為宜而以戸部為恠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

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榷之入歲累十百倍於古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十百倍於古國家方加利焉而卒畀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不才由太學諸生以歷末第窮太甚逐食太急以借身於甕盎斛杓之間蓋日夜念此自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今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百氏可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為卿輔究觀本末源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

論持平用意均一即之温然有并包兼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銖兩不爲世俗取捨以亂名實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古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已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采察焉若執事猶曰是筦庫之士而胡敢僭越若此則某繼今不敢復有言矣

止齋集卷三十八



止齋集卷三十九

宋 陳傅良 撰

記

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

皇帝踐阼以来宮室苑囿一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禁垣之東名之曰選德規模樸壯為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其上羣臣有圖方略来上可采者輒褸

之壁以備觀覽數延見文武講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
四方奏報叅軍國之機務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
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臣某侯罪禁林間嘗奉詔
獲至焉一日命臣汝為之記臣愚學不足以推廣聖意
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但采禮詩古文以射觀德事及
歷代治亂興衰大端次第其說禮君世子生三日射人
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其早計若此至於擇士以祭必
於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繇是得為諸侯卿大夫

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獻酬歌駡之餘中度不中度罰爵與否有所戚休刺美以為是王公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君臣周旋禮樂以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民為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也徒以為威儀觀美而實不稱馳騁弋獵而政不舉則國人為之隱憂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可合一夫荷戈海

內騷動社稷之主以兵廢興盖自秦漢下迄五季數千百載閒大抵亡具而漢之車騎材官唐之府衛一一近古則享國最久其效可睹矣以臣所按三代舊聞放乎漢唐文武離合之際要之國家閒暇以戒懼為本天錫陛下厲精百工之後追蹤太古之上迺迺為是殿以訪羣策以裁萬務以閱圖史殿不主乎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覿武也而尚徳焉聖謨明遠於以覽示中外感諷臣子敵國外患之慮甚深甚至昔宣王中興其詩曰射

夫既同助我舉柴序之者曰是小雅盡廢而復古之詩也治有先後功在不舍沈潛剛克時乃天道陛下堯舜揖遜而可以為湯武臣實以是感忭頌美而為之記

重修石𡵧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丞趙岄景仁行縣與令朱素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𡵧斗門之作是時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巡行阡陌詠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

相勞苦往還如交遊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矣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閘俱壞獨兩股岸與溝底以巨木為之長或三丈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往往朱令之遺跡也余為兒時逮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穗豐山之南址以距海遠瀉水不効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決也須時潦至迺為木鵜數十即並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觀其所會則旦日會於石崗又患其平壤不能音耐嵗月涸

而畬之皆磽埆沙磧與地名不謬穴以鉏鍤𢬵人日得
土盈斗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
其能慮不可易浦堙而門廢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間
莆田劉朔為司户喜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輒𢬵余
夜詣門所遲明天大寒垂垂欲雪招漁舟泥行數十里
役夫皆凍慄𡘜且已而劉不已竟導海堧引絙以度其
浦脩廣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又三年故國子司業
王公逨為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四千通其故浦

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支傾填漏苟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復不省浸趨於廢知州事李公棫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翁能以錢七十萬俾治其役發視遺址則股岸之木蛆食之過半底板亦浸淫漱嚙穿蠹百孔矣知縣事劉廸從又勸得民錢六十萬而縣自助致五萬宜翁因擇其鄉之秀黄廷瑞者三人以涖匠以石代木撤舊而新之為岸若干丈為底若干丈為閘之裏蔽若干丈益其柱若干為

若干上為覆屋旁為輔梁凡百可久無不臻極不惟還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訖事公以劉石之請屬其為之記嗟夫自元豐至于今又百有餘載矣人多言時不同吏道相繩切益薄顧事無可為者惟公惇大樂易不以獨見之明治郡謝公以風流文雅時出而緣飾之上下相安闔境自以無事因以整暇之際出緡錢四百萬治三邑之道阻而且為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聽其自為淹速良楛未嘗過門饋勞時至無以簡書故其人不以

見察為憂而以欺為恥務趨其難用情於文具之外以求追元豐之蹟尚可以想見承平盛時為長吏者之意向使紹興之末官與民同患如此則必不壞使劉司户之說行雖壞亦必不極近十五六年間有補門事之缺猶不至如今日大費甚勞而難復然以積壞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特為難而卒復之事之廢興要亦顧其人如何爾若但曰時不同事無可為者吾不信也淳熙十二年三月記

温州重修南塘記

自中興永嘉為次輔郡其選守蓋多名卿大夫矣然境内有宜治者三閒歲貢士羣試且萬人於浮屠宫中草舍託處一宜治兵與民雜居頡頏市人間要束不行而鬬訟多二宜治州城外南達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時而歲積壞傾者為嵌陷者為滙遇時潦咫尺不得進往往溺死自閩山至于吴會去来者病之三宜治而歷年久更太守幾人皆畏其役不敢議議輒弗就雖

僅就亦苟簡復廢者何哉吴興沈公治郡之明年謂賔佐曰上方朝德壽宫為壽加恵寓内詔減筭錢之半吾屬備數奉詔何以仰稱而適無一事可以宣勞効能廣上意者唯是郡之百廢終將累民吾幸逢年帑有幣餘而嗇其藏失今弗圖以煩後来將安取此也於是作貢院於是作五營葢晚而有以塘事告者公與通判率兩邑大夫即里居謀曰役復有大於此者乎奈何使吾民錙聚銖斂竊自支補甲前而乙卻也苟無衍愆時工勿問

庸幾何苟無乏事石勿問價幾何輿匠肯来市無强賈自冬十月至今三月而塘成凡是役邦人亟請於州於部使者前太守李公以錢三百萬提舉勾公岳公繼以米四百斛倡民輿之民亦輸錢粲至四百三十二萬起淳熙十有一年而事不集令糜錢一千一百萬而弛民錢六百五十餘萬不取邦人以是役為宜書而屬予焉以予所聞於公者如此况州縣官數易事彌廢熙寧考課又削橋道弗擬世相蒙習以偷為得間有輿作則議

者顧曰是希進務以出名迹則又曰是一切厲民為美觀爾則又曰彼將以為利長吏雖欲自信而不得騁公以法從舊人起家為郡且復用矣向使過計收聲養尊安用事事而獨意鄉不撓愈勇以令較昔難易淹速是皆宜書然公他所為便民者雖多而其大者在石塘水行御艫陸行躡踵更相和歌不爭以賀夾河老翁有年七八十者攜持小兒嬉戲於其上不謂繼令民免於死或為詩謠或香火以祝公且乞田二頃嗣歲積之蓋欲

公德與是塘為無窮云公名樞字持要前為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淳熙十四年三月記

袁州分宜縣浮橋記

分宜浮橋為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廣十袤之一前轉運判官劉公經始副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凡捐錢不啻一百萬佐州縣之費仍率三歲以五千錢當河渡之人入而幹辦公事楊君潛能贊二公意主簿劉君孟容眂其後訖以不擾最後知州事黄君劭知縣事鄧君友龍

至恨不在役中州率歲儲錢二十萬以待修繕縣伐石記之相與圖是橋勿壞乃已橋於邑便甚橋北地勢下為治所南高為上供倉邑東西兩山善束水每時雨大至水輒冒邑北民騎屋危望岍南爽塏咫尺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離立輸租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數以為請於是始集世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軟熟語毋亂吾聽由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為小浮橋於分宜事益為小

大吏必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如數君子者於是始集向使二部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輟幸不中輟而幕中賛不力邑中治其後無具即必不速就雖速就後之人惡莫已出壞勿壞聽自如何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言以其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賛其畫者昭其事者如此後之人以勿壞為已責又如此往往天下或可為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鄧之請為記因著儒生之言固有

不可廢者劉公名潁趙公名善俊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自唐季至于五代用兵而教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盖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湖又十有一年尚書朱洞來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朱在國史其行事不甚較著足以考見上意所鄉為吏者皆承休德知所先後如此豈不盛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間教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

馴行藝脩好庶幾於古當是時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
十九教授未有顯者而四書院之名獨聞天下上方崇
長褒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效博矣熈寧初行三舍
之法頗欲進士盡繇學校而鄉舉益重教官之選舉子
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為說崇寧
以後舍法加密雖里閭句讀童子之師不闗白州學者
皆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是文具勝而利禄之意多老
師宿儒盡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余所聞漢初郡國

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
嘗課試供養與否闕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
鄉率從之者數十百人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間詩
書禮易春秋論語家各甚盛則今書院近之矣縣官時
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為禮其門生皆世守師說更相傳
受不易業蓋至孝武帝時郡國始稍稍有學校官由今
觀漢晚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楛優劣可知也已方大
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主簿詔

留講諸王宫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肄習如初至賜對
衣鞍馬内府書而宋有戚氏吴有胡氏曾有孫石二氏
各以道德為人師不苟合於世著名余以是益嘆國初
士風之厚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為不可廢乾道元年故
師樞密劉公珙克復門賓之舊已浸費治今直徽猷閣
潘公畤亟踐修之某得官桂陽於長沙為屬邑姑詣大
府請事時公至鎮適數月矣與九郡守要束咸以寛簡
閫部晏然民吏意得曽無凡目可以再三於有司者因

得陪别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下會脩事且輯諸生移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州教授兼山長顧杞堂長吳獵以訖役屬為之記某嘗獲誦侍講張先生所為記及於治心脩身之要湖湘之後亦既知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大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廷連為天下第一他未試可略睹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而公於今卿大夫為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道之又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繫

以歲月而强附名焉是歲淳熈十有五年

雲章閣記

臣恭惟壽皇聖帝在御二十八年寓内之士可謂遭時矣臣爲布衣識僧嗣清於行在所之西湖净慈寺清尚年少土形木質窮晝夜或累日不飯蔬飲水一破衲凡數十寒暑其徒類訕笑之士大夫猶未甚有識者然時時聞被旨入禁中莫知上訪何事清所對者何語臣每惑焉隆興乾道之間方講脩内外之政惟日不足有以

作士氣寬民力足兵長財之説進則朝上而夕名見或不淹時至達官貴人而空談不適用但習紙上語云云者往往不録盖舉選人必考課勞蹟果如何進士必習弓矢於殿廷試中與否而羣臣方病不知當世之務趨於實學於是時上安取於嗣清而嘉與之如此後二十年為紹熙之元壽皇禪大寶今上適再歳燕居殊宫澹然遺事物之累恭儉滋甚王食日不費萬錢而嗣清則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間矣臣乃釋然窺見聖意鄉者

凡以博求寓內之士陰訪幽隱庶幾有豪傑者不但為
佛法也雖然佛法幾墜清於是時能以苦學動萬乘世
傾向之豈不盛哉其南來也無一物自隨當暑行數千
里未嘗宿人家獨所受上賜四句賛詩銜袖不懈始至
寄藏臣所為之震疊已而師臣趙善俊請住南嶽之福
嚴寺明年臣行郡過山間既拜稽首瞻想宸翰且嘆曰
雲漢之章足以鎮茲山矣顧未有尊閣之所其徒遂相
與作雲章閣藏焉而求記於臣維嶽之尊維宸翰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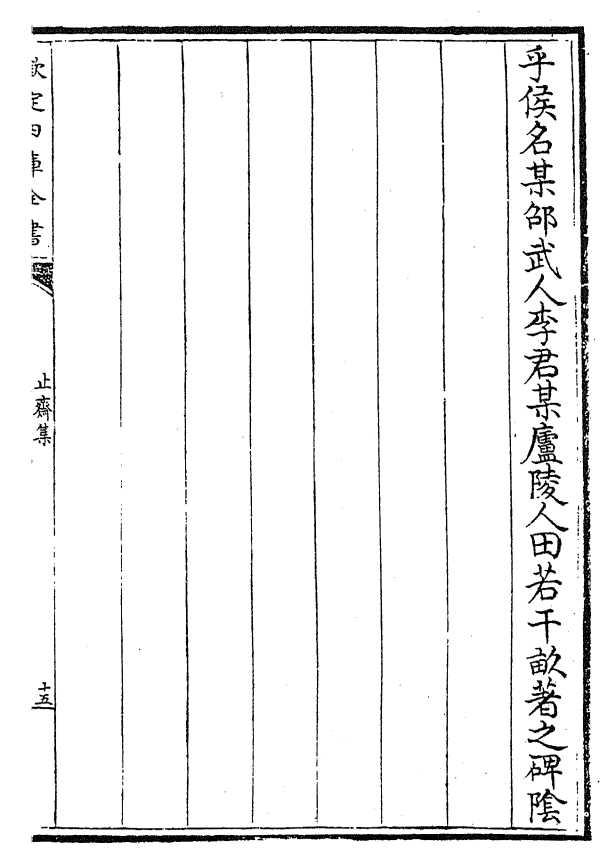
相與為無極也抑臣何幸附名碑隂死且不朽又拜稽首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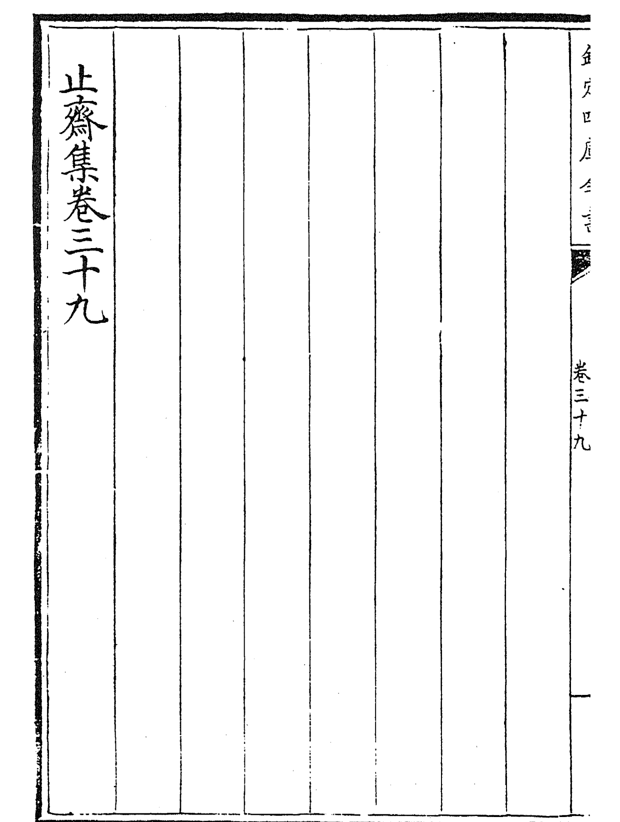
温州淹補學田記

郡校官有賜田自慶歴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加惠學校之道備矣崇寧學制行郡各置博士弟子員費廣不繼用事者文飾過當至苛斂以贍之中間多故輒一切他去往往所在凡校官之入不足以待學士之版直煥章閣司諫謝侯來守永嘉下車纔數月俏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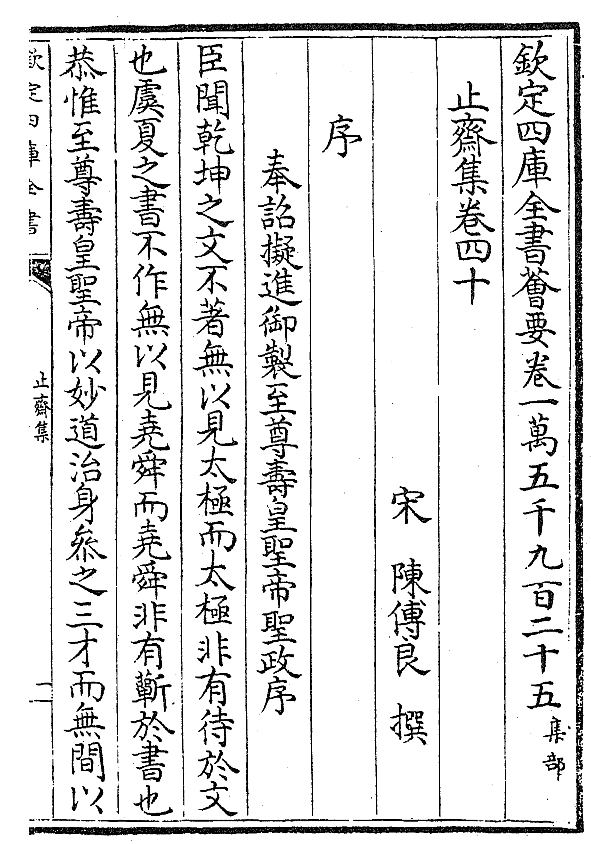
緒平滯訟人用乂和乃以其暇訪求里中士賓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為利而不應令者歸於學有司閭郡驚歎方為吏者急他務不暇有學政侯顧獨加之意耶相與請於博士李君求余文記之余固樂道乎此者也盖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閒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上

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而浸灌培植斯已勤矣雖後生晚進失其師傳自為異同不務相扶持然要其消長皆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厭薄而銷沮之之說滋甚吾州侯生長旁郡最有聞則亦每在數中侯於令加意焉政何足以言之是尤余所樂道者也而況李君之請


乎侯名某邵武人李君某廬陵人田若干畝著之碑陰



止齋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五 集部

止齋集卷四十

宋 陳傅良 撰

序

奉詔擬進御製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

臣聞乾坤之文不著無以見太極而太極非有待於文也虞夏之書不作無以見堯舜而堯舜非有慚於書也恭惟至尊壽皇聖帝以妙道治身參之三才而無間以

篤行事親質之六藝而無缺以深仁厚澤幸斯世極之根荄鱗羽而無不被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而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施凡設歸美高廟金石之刻無傳名山大川之藏未睹也夙以神器授于微身盡遺有迹之累而退托無名之境方將淵乎其藏用沖乎其忘言尚友太極法堯而蹈舜矣則聖政之書何容心哉然而寶章玉冊希濶之典儲於三宮廟謨宸斷温厚之辭施於百辟而詠歌休威摹寫功德之人又偏天下至於中原之故

老蠻貊之君長懐好音歸大號者家有其說國有盟載也豈惟史臣將夫人能記之豈惟今日將後世亦能記之則鋪陳彚次以作一經盖有孺子弗能抑聖父弗得辭者焉矧惟菲薄膺受重寄蚤夜震懼何以嗣服對天之休亦越成書是訓是式率舊因餘庶幾底乂是用申命大臣總領衆作起初潛至于内禪掇其最凡得六百四十一條為五十卷一言一動皆足以經天緯地垂裕無極猗歟盛哉昔者文王演易周公繫辭父作子述臣

何慕焉於是親序此書之意以附篇首上之慈庭副在
禁中紹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臣謹序

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
命丕若有夏歴年式勿替有商歴年處心積慮蓋庶幾
兼夏商之祚訖于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

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别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
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
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
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
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懐也文武
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
劓刖人君臣相敕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
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

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即詠歌嗟嘆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耳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漙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闗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與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

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寛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員甚者汙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熈寧用事之臣經術外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

富强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中原板蕩蒼生不得安袵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為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如此

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序

本朝國書有日歷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勅令有御

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
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
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
書萃見於此可謂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為成
書難以觀覽今略依漢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温公司馬
光稽古錄與燾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
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方夫學之為王者事
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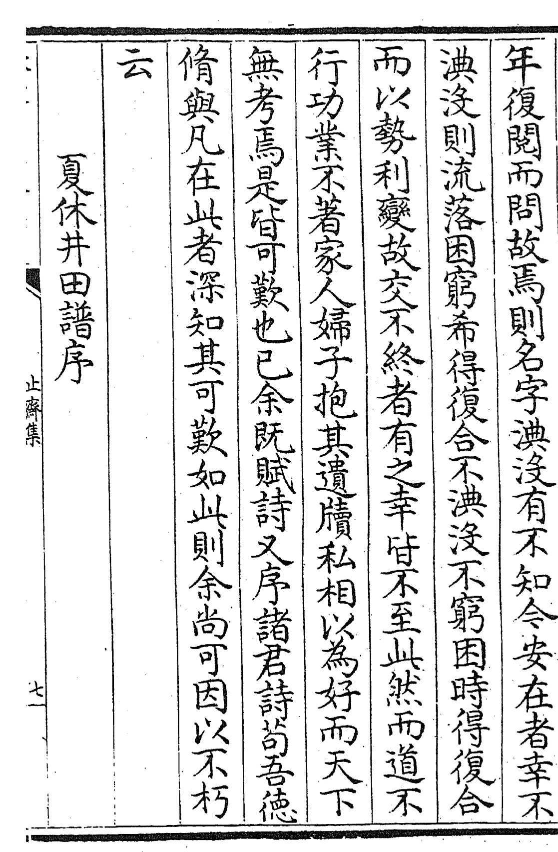
考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成敗効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略通鑑如羣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詰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録或見於他書實係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某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違誤亦略附著其説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為之

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冀於省察也

分韻送王德脩詩序

右松風軒分韻送行詩十有四家趙容字叔靜翁珽字處度魏謙光字益之王自中字道父徐誼字子宜項允中字子謙陳亘中字顒剛潘雷煥字省之徐宏字蘊之蔡幼學字行之潘霆字材叔潘倩字尚之張東野字孟皐鄭志仁字能之子宜省之行之皆與德脩為同年進士諸人或與久故或相識或不相識也能之與叔父伯

英字去華則以故龍圖先生嘗客德脩於宣城去華方衰麻故不與分韻事林淵叔懿仲沈季豐倫夫後至別自為詩予出韻亦不在分中吾鄉風俗敬客而敦師友每一重客至某人主之鄰里鄉黨知客者必至不知客知某人者亦至往往具觴豆登覽山水為樂間相和唱為詩致慇懃或切磋言之於其別又以詩各道所由離合惓惻之意兾無相忘葢其俗然久矣而未有盛於此會者豈不以其人哉嗟夫吾見為此詩者多矣去十數



年復閱而問故焉則名字湮沒有不知今安在者幸不湮沒則流落困窮希得復合不湮沒不窮困時得復合而以勢利變故交不終者有之幸皆不至此然而道不行功業不著家人婦子抱其遺牘私相以為好而天下無考焉是皆可歎也已余既賦詩又序諸君詩苟吾德脩與凡在此者深知其可歎如此則余尚可因以不朽云

夏休井田譜序

謂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鄭經生志以為之傳焉耳於其說不合即出己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輿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牴牾至本朝熙寧間荆公王安石又本之為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為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竟下其法爭不勝自

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非周禮㫖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碁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内畫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㫖夏君皆不取漢以来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内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

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無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説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為憮

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於理矣夏氏書成紹興間嘗上之朝已而流落久不顯吾友樓大防訪求得之於治永嘉之明年刊之郡齋大防博雅好古而知今吾所謂取其通者去其泥不通者蓋其人歟則不但此一書而已也

丁端叔南征集序

端叔為中都官余以太學諸生識之別二十年余承乏
桂陽而端叔適守郴端叔誠少余三四歳然其宦達久
矣之官適同時由浙東西入湖嶺各行數千里至之日
皆以歳除是歳苦寒多雨雪每所次舍顧見妻子懍慄
無人色輒為之顰蹙無聊而端叔又將母起居飲食一
不得如在浙中時及讀南征集余浩然歎曰異哉端叔
之過人也先是治安豐以最聞直祕閣尋徙知盱眙盱
眙今要地非有氣力者不能得端叔以遂得之何其盛

哉而竟徙郴亦左次矣余盖晚得官自丞三山起家為桂陽視同年進士最幸先達以余幸甚而之官時㑹天苦寒嘗戚然於妻子意所不釋往往欲為詩輒語不佳止而端叔官達早左次如此且將母適數千里外乃所過山川仙隠之居皆為賦詩詩和平無咎言讀其詩知其奉母夫人甚樂也至於忠憤悲壯亦皆有為而不自其已出余不能知端叔藴抱與當世公卿大人短長高下如何以其遠過余以是為過人也端叔豈但是過余

哉桂陽蓋郴一屬縣每事稽郴而後行大抵郴令達四境余方治文書摸擬其後而又終不自滿余數數為賓客僚友言端叔才可任大官世未有知之者余知之顧言語不能動人雖然著之篇端以私相為好是則不得辭也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

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繫書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敘事如春

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歟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而不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録也葢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苟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

子所為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為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為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閱左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

余故不復賛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右張園送客分韻詩為常信二史君作也士立朝則相推先去國即相懐不忍別此豈直私為好哉而關於當世之故矣盖聞吉甫有大功於南征其来歸飲御之詩自謂及此者張仲孝友在焉爾逮其季至采蕭葛一日去君側凛然有三歳之懼周之盛衰余以是觀之石侯叔訪黄侯商伯同時丞太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

大臣輒留其章不上繇侍從下曁館學之士苟見諸公亦輒止之曰奈何使兩賢去也而侯請益力蓋久之諸公信以為靡他於是始言上上重其去為擇輔郡纔需旬歲之次而叔訪得信州商伯得常州然合朝方憮然不滿飲餞彌日相與咨嗟歎息也最後同院若同僚若同年家又十人餞之張園兩侯之賢天下識之今其去徒以欲便私無毫髮意不自得且旬歲間為善輔郡行矣還闕可朝發夕至也視前時去者甚寵而同朝猶不

忍別如此嗟乎立令之朝不謂之遭時耶十人者會稽黄文叔清江彭子壽章茂獻永嘉薛象先蔡行之蜀范文叔臨川曽無逸章貢李和卿東萊吕子約與余也會張功父致地主之意亦分一韻余不獲在分中故為之序

義役規約序

古者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非其俗然也周官之法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以役國事蓋自五家為比家

一人至百人為率是四閭也其必以八閭為聯者役者半休者半也役者給公事休者相與治其家事而又有羨卒有閒民以借助焉故其民相親睦而不病於役今天下上無橫斂下無繁征而民極困於保正長則以保甲催科之故也民不能堪雖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久矣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非其願相讐也勢使然也雖勢使然而非其願相讐之心不泯於是義役興焉義役非古也而有古人之意何也古者官以義帥民使之相

親睦令也民以義奉官而私相親睦其政則殊其俗不可謂不美也假如自一縣一州轉而推行之至於天下盡然則其俗益美假如上之人有變通養兵之道而顧役錢可還以予民則其政尤美故夫義役者未必非復古之漸也凡古之美事其初類自人心起耳吾都不過四五望族凡慶弔問報之事大抵相好而又家務為學人務省事其俗甚厚獨時以役訟失懽一旦會集割租以行仁義各以力厚薄無勉强不得已之色余故序其

規式備道其善以勸其有終焉

謝季澤正事韻類序

始余見季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吏長短時事當否輒誦言之無歉則謂季澤但悻直耳久之見其姻族急難不得季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具於季澤又久之州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季澤藉其力者為多也季澤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即以語侵人或强隨和人意亦戲笑皆合譏誚初

不以吾有力自喜見毫髪德色而人亦諒其靡他不以為怨余然後益知季澤孔子恥巧言令色足恭思曾狂士而惡鄉原蓋自周季士大夫貌勝而質衰氣卑而辯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居今之世得見如斯人者吾固有取也嗚呼今亡矣此書季澤所著其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訓故學者易入焉季澤游學校登進士第調台州司户髙郵軍教授以勞績薦改秩知福州寧德縣未滿歲卒官

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也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李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云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概序之篇端焉

謝懷英老子實録序

懷英嘗為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為道士以其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為書若干卷自開闢以

来凡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次無遺謂之實録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筮仕即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夫人推尊之願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為道士則此書將為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子世家盖有志於此矣説者反

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孔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積羊楷矢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舊學不去為道士將為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騁其博如此余是以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為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

也

送蕃叟弟趍江西撫幹分韻詩引

蕃叟入江西幕同餞者十人林宗易自牧沈仲一徐一之朱縠叔及之黄敬之余兄莘叟分韻賦詩某亦在分中又為之引宗湛弟侍國風十五篇為别作者居大半道其所歴山川辛苦之狀僕馬之病而止於禮義故删詩取焉騷人多怨誹自騷以降無譏焉爾若夫大雅之贈别則異於是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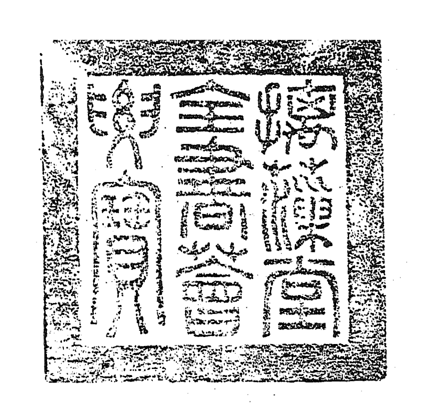
其心此所謂治世之音也十人者之詩雖工拙不必論要皆歸於和平而無恨余是以占吾弟之將有所遭而并樂吾黨之能易其心而後語也是為序

孫子發微序 代陳顧剛作

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謀儒者輒擯弗道間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為之章句訓解夫兵事尚變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

乙酉不干有司之試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觀六經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来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間讀十三篇尚多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論兵間事與已見推武之說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養晦于外而虜酋盜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懐安顏恥言兵然則余是書亦有為為之也

止齋集卷四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